

明德著

陋巷

上海

辛墾書店版

1935

陋巷

何 德 明 著

上 海
辛 墾 書 店 版

1 9 3 5

陋巷

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著 者	何 德 明
發 行 者	張 明 德 上海海寧路三 德里四十五號
出 版 者	辛 墾 書 店 上 海 海 寧 路 三 德 里
印 刷 所	中 和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圖 南 里
經 售 處	辛 墾 書 店 及 各 大 書 局

版 權 所 有 * 不 准 翻 印

每冊實價大洋五角

把這冊小書，獻給我的炳松叔父暨嬌母。要是沒有他們的惠賜和援助，我非但不能在學業上有所發展，並且在生長的程序上也早就受磨折了的。以十二萬分的熱誠，把這意思記錄在這書的第一頁。

姪兒阿明。

自序

我是一個寫詩的人，在二年前曾經印過一本詩集幸福的哀歌（北新書局出版），頗博得國內一般人的注意。尤其是新詩運動的健將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介紹我的詩集說是：“……薄薄的小冊子，只有十五首詩，都是很清麗的情詩。……近來做詩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懂，很少有這樣流利可喜的詩句了。”（獨立評論第八十四期）。胡先生這樣的推重，實在使我這年輕人汗顏了。不過，就從這詩集出版

後，我寫詩的量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了。自從二十二年的下半年起，我便不知不覺地開始寫起小說來。收在這裏的十二篇小說，就是二十二年下半年及二十三年上半年這一年中的收穫。這些小說曾經先後在東方雜誌、新中華、文藝月刊等刊上發表過。我之所以要印成這個冊子，沒有別的重大的意義；只是有一個小小的動機：那就是把這冊子獻給我的各地的朋友們，給他們看看我這點淺薄的成績，請求他們給我指教。

最後謝謝葉青先生，他曾經給我許多的幫忙的。

民國二十四年何德明自序於上海。

目 錄

趙媽.....	1
他的一生.....	25
家.....	37
跛子李.....	51
丈夫的故事.....	65
悲劇.....	83
陋巷.....	97
失業.....	113

孤獨人日記抄.....	129
研房莊.....	145
鄭公公.....	161
出走.....	171

趙 媽

“又要錢！我又不是搖錢樹！”

趙媽獨自地在灶下哆囉着。眉頭緊蹙，像要豎立起來的模樣。菜色的臉上縱橫着淚水，那淚水和灶門裏的柴火相映，一顆顆掉下來，有如五月裏的絳色的石榴子。

“你丈夫又來要錢碼？”

在灶頭上煮菜的黃大嬸問她。

“大嬸，可不是！那不要臉的傢伙又來了。”

“他老是要錢，到底幹嗎用呢？”

“說兒女全在家裏吃飯，要我拿錢給買米。”

“爸不會養活兒女？做甚麼爸？”

“可不是！大嬸，虧他做個男人！”

“這樣三天兩頭來要錢，總不是辦法！”

“我決定不再給他一個錢！”

“趙媽，我看你還是決定不了！這不止一次了啦！”

“不過，大嬸，這次我可真不給他……”

趙媽突然唏噓起來，石榴子一樣的淚珠也跟着串串掉下來。

論年歲，趙媽不過四十開外；可是你看她那樣子可真有五十多歲光景了。那麼一個瘦矮的身軀，配上一個像乾枯了的冬瓜的頭顱，四肢短小不成樣子，就和她那瘦矮身軀比例起來，也非常的不合適。一張臉孔平板得像一朵野菌，菜色裏帶有灰暗。初看去似乎有點光彩，細細觀摩只是油光滿面，一片幽鬱不堪的

氣色。眼孔微小，瞳仁像炭粒，眼面上佈滿鮮紅的血網。頭髮稀疏得有如冬天的野草，白裏帶黃，更如凋殘的寄生藤了。

從小生下來，趙媽，就在窮困裏生活的，他的父親是燒炭人，整天在山谷中的炭窖裏工作；母親是縫衣婦，替鄰里補綴破衣破襪，就這樣大家靠着工作餬口。趙媽八歲的時候，就被她父親送給人家做童養媳，她母親極力反對，跟她父親日夜吵鬧着：

“別把她送人家不好嗎？”

“誰養活她？你能養活她不成？”

“我那裏不會！即使我不會，你難道也就不會？”

“我不會！我不會！自己都生活不了！”

“你這強盜！女兒都不要了嗎？你這強盜——”

她的母親蹬腳嚎啕着，像一個發瘋的孩子。

“女兒都是賠錢貨！養活她幹嗎？”

父親狠狠的罵着。

趙媽到底送到趙家去做童養媳。趙家是離她家十多里遠一個小村上的佃戶，家景自然也很蕭條，每

年只靠三四石租田過活，碰到收穫惡劣，那便更不能舒服過日子的。她到了趙家整整十個年頭，便和趙家那男子阿牛結了婚，在五六年中，生了二個孩子，一個女兒。因為調養不當心，大兒子患眼症，不久就成為瞎子，只好往城裏去彈三弦學算命。小兒子在五歲的時候發天花，面孔上長起大麻點。女兒雖然容貌還端正，可是身體不知什麼緣故，居然臃腫得像肥豬，很像有錢的大腹賈。趙媽待兒子甚心愛，“癩痢頭兒子總是自家好”，趙媽一點不以自己的兒女有缺陷而引為遺憾，她總是那麼疼愛的撫育着，想望他們長大成人，都做個孝順自己的好孩子。

“媽，今天我算八個命，這兒是錢，你放起來吧”。

十八歲的大兒子阿柏，把一天算命的錢都給她母親。

“柏兒，你真孝順媽！媽真開心哩。”

趙媽把錢接過來，就去倒一碗涼茶給她兒子喝，隨後又捧來臉水，給他洗臉。

“媽，爸爸回家了嗎？他老人家也夠勤苦啦。”

“總望你們大家好，我們也就安心了。”

“我想梅弟也一定會長進的，媽你放心吧。”

正在談話間，趙媽的小兒子阿梅跑了進來，手裏握着一大束野山花，一蹬一跳的跑到他媽跟前，口裏直嚷着：

“媽，我要糖果！我肚餓！”

“就得吃晚飯啦，還吃糖果，吃糖果肚子痛！”

“要！要！我一定要！”

“聽媽講才乖！媽明天准給你做餛飩頭吃。”

趙媽說着，用手撫摸阿梅的頭頂。

“阿梅跑到哥哥這兒來；明天哥哥好給你往城裏買糖蝴蝶！”

“糖蝴蝶！糖蝴蝶！哥哥，我要！”

像一隻靈活的狗似他，阿梅就跳上他哥哥的膝蓋坐着，兩手繞着他腰，口裏大聲的嚷着。哥哥坐在一張竹椅上，竹椅也給他動搖得發出啞啞的繁響。

“阿梅快跳下來！當心椅子倒！”

“不來！我要和哥哥好！”

“等會兒爸歸來，我告訴他！”

“不怕！不怕！爸疼阿梅的！”

“好！當心你骨頭。”

阿梅正在跟他媽鬭嘴，他的爸爸阿牛回家來了。

“爸爸！媽要叫你打梅！你打不？”

爸爸笑了笑不響，阿梅還是嚷着問，弄得全家人都笑了。

“銀鳳呢？”

阿牛看看女兒不在，就問。

“銀鳳姐在後山採蕈。”

阿梅很快的回答他爸，阿牛便不再問，拿起臉盆往灶間去取水。

趙家的生活一天天窮困下來。阿牛也是在炭窰裏幹活的，他在炭窰裏闖禍，把炭窰差一點就燒燃起來，就因為這樣的罪過，他便失了業。家裏二男一女，常常大病小病，不是傷寒，便是冷風症。今天這個吃藥，明天那個吃藥，一家的經濟來源本來已經很枯

竭，到了這樣情形之下，便更在生存線上爬，時時有從生存線上掉下來的危險。趙媽自己已經將近三十歲了，因為身體生來就羸弱，兼之營養不足，便更顯得蒼老，中年的婦人已早如老太婆一般了。眼瞧着丈夫的失業，兒女的時有病症，她便想到只有自己去想出路。於是她和丈夫幾度的爭論，便拋開家到城裏黃大嬸家去當傭婦。

在黃大嬸家一年年度過去，家裏的開支全由她的傭金去維持，但是她自己年歲一年年長大，身體也更隨着不濟，矮小的身軀，走起路來，搖搖擺擺地，時時都像可倒下去的樣子，可是她爲了家，爲了她的失業的丈夫，爲了她的三個孩子，她只是支持着身子，咬着牙關幹下去。

“趙媽，你自己也該積蓄點錢下來了。”

“是的，大嬸。”

“年紀長大，誰都該想想自己的前程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這樣整天操勞，身體又壞，總該早點歸家養

老才好。”

“是的。但窮人還講甚麼養老不養老，有錢過日子，度過一天就算一天吧。”

“趙媽，你丈夫總該找點事幹呀。”

“可不是嗎？可是這年頭找事真不易，況且一家也還得靠他維持，不過，反正我還能做。”

“話可不這麼說，你能做是對的，不過人總要老，你身體又壞——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……”

趙媽眼眶裏泛起淚水，一顆顆掉下來，她趕緊用袖口去抹牠。

趁着鄉下人來城的方便，趙媽託他帶個口信回去，叫她丈夫總得想辦法找點事做，好使大家過過好生活，大兒子他能到城裏來沿街算命，一天所得，也有幾吊錢，多少總可養活他自己。二兒子已經替人家放牛，只少一口飯總混到有得吃。女兒在山上採蕈，有時也採馬狼菜之類的野菜，也可換幾個錢零用。只要她丈夫能做活，一家幾口，也便都可恢復原狀了。

可是趙媽託人寄去的口信不久就帶回來壞消息。

原來趙媽的丈夫自從炭窯裏闖禍失業後，他便心灰意懶的一點不想做活；他雖知道生活的窮困，一家經濟的來路全靠他妻子在城裏幫傭，每月不過一元半，大兒子算命到底也看運氣，好的日子是有一二吊錢，可是壞的日子也常常有的。靠大兒子補助到底不容易。并且大兒子阿柏近來一天天變壞，要抽烟，要玩女人，并且還要喝酒。其實這些還不是他自己把他教成的，要不是自己，阿柏也不會變得這樣壞。小兒子替人家放牛，只有一口飯吃。女兒呢？女兒一天天長大，還該預備給她出嫁哩。一切在趙媽的丈夫心裏想來，都彷彿沒有希望了。但是活總得活着的，不活難道就死去不成，難道窮的出路只有死嗎？他全不信這些，他是要活的，并且他是想要活得長久點！但是活着沒錢終不是辦法，妻子會賺錢，錢雖少，也不妨用呀。於是三天兩天就跑到城裏妻子那裏去要錢，錢未到手對妻子說是買柴買米，給全家人吃用；可是錢到手後，離開了她妻子，他便把錢往城裏酒鋪的櫃